

新大运河散文

沧州烟火

吴相艳



作者简介：吴相艳，沧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行走的目光》，多次获奖。

《礼记·礼运》说：“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。”吃啥可满足“人之大欲”？饕餮大餐、山珍海味，并非家常。四方食事，不过一碗烟火；温肠暖胃，皆在百姓餐桌。最能代表老百姓肠胃的“沧州烟火”是什么呢？

沧州产麦，面食是百姓餐桌主食。以前日子艰难，包子、饺子、面条是稀罕饭，来人去客（沧州称客为戚发“且”音）时，方舍得端上饭桌。如今日子过好，这些都是家常便饭，愁得家庭主妇经常互相抱怨：“刚蒸的肉包子就一顿，下顿就不爱吃了，天天愁着不知道做嘛饭！”

在面食为王的天下，杜生包子一枝独秀，引得好食者争相食之、一品为快，是个奇迹。杜生是沧县的一个镇，药包材产业发达，路边小食摊“杜生包子”招牌带着烟熏火燎的气息，吸引往来客流。每去杜生，当地朋友则说：“咱吃杜生包子去。”不去杜生，说起去哪吃的时候，杜生朋友也说：“咱去吃杜生包子呀！”虽然不乏假让之意，然则能把一个家庭主妇都会做的食品视为待

客的招牌，足见杜生包子的“商业价值”，显然包子好吃不在褶上。

2023年10月，打造一新的沧州市南川老街开张，杜生包子在南川楼下悄然落户。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里，一屉屉包子热气腾腾地暖着四方食客的胃。经营者喊出“古法新作，百年传承”口号，包子按两卖，一两三个，选料精良、配料考究，现蒸现卖，价格亲民，主打一个接地气。猪肉大葱馅，面软馅足，香而不腻，为大众首选。

一两包子，一碗粥，奢侈点儿再配一碟小凉菜，百姓日子，不过如此。

说到粥，稍微上点儿年纪的沧州人没有几个不是喝红薯黏粥长大的。新秋玉米磨成的玉米渣为上品，用大铁锅熬半个小时，盛在碗里，粥味浓郁，扑鼻的香；再放上几块红薯，让红薯汁融进玉米粥，则香中带甜，别有风味。只是粥好喝，锅难刷，由于熬的火候足够长，厚厚的大锅底非得用铁铲一遍遍铲下来，害得年轻一点儿的人宁可不喝粥，也不愿刷黏粥锅。若用电锅、燃气熬制，也许是舌头问题，总感觉不是那个味道。

整个冬天，村上人家还有熬汤的习惯，上了年纪的人往往不怕麻烦，锅底铲下的厚厚的嘎巴可以喂鸡鸭和看家狗，反正粮食是一粒也不能浪费的。但说实话，那个锅底嘎巴蛮香，曾经铲了一勺吃得正紧，被婆婆慈声阻止，理由是“吃锅底的人受气”，并列举了七姑八奶奶中，爱吃锅底嘎巴的人如何受婆婆气为证。这是锅底嘎巴想不到的罪名，大概是爱吃锅底嘎巴的人往往都是家庭里的良妇，顾大护小，自己甘当那个吃在最后的人使然。

不只沧州地区，北方各地都

有冬日喝玉米粥的习惯，就像各地都有羊肠汤。但若论羊肠汤与一座城市发展历程的紧密度，恐怕没有哪个比得上沧州。有人居然把羊肠汤上升到“没喝过羊肠汤，就不算到过沧州”的高度，足见名头之响。追溯历史，沧州羊肠汤实则为伴随大运河发展起来的贫民犒食。在运河上谋生的纤夫、装卸工们卖的是苦力，需要把一斤肉均匀松散、满满当地装进18个空馍里才算出师。在吃的问题上，很多时候，人的眼睛也会欺骗舌头，却又心甘情愿受骗。

相对传统小吃，火锅鸡是新来的干将，带着油晃晃的麻辣风，二三十年一路攻城略地，大有夺取天下的形势。火锅鸡在沧州有多火？在淄博烧烤出圈、为城市赢得好名声时，就有人笑谈，沧州可以打火锅鸡牌呀，找个地方一字排开几百家火锅鸡店，让全国各地人飞奔沧州吃火锅鸡。火锅鸡何以火？大概一是性价比亲民，二是火辣辣的吃法迎合了北方人豪爽不拘的性格。鸡肉在肉类中最是廉价，为普通大众“肉食者”普遍接受，几十元可聚餐，一两百元很圆满。亲朋好友围锅而坐，拍个黄瓜、拌个土豆丝，有荤有素，热气腾腾，就可开怀畅饮，下至家长里短，上至国际局势，都是下酒的佳肴。

葱的伴侣是酱，火锅鸡的伴侣是蒜和醋。醋，以酸甜口为佳；酸甜口醋，以南皮寨子老醋为盛。蒜泥里倒上醋，辣的不再钻心辣，酸的不再胸膈子酸，蘸着油辣辣的鸡腿肉，既解油腻，又减辛辣，大概有“以毒攻毒”之效。

火锅鸡好吃，每每总是忍不两个月，找个借口，又蠢蠢欲动，约三两好友：“吃火锅鸡去呀！”味蕾和胃口，实在是难以把控的贪婪家伙。

这些烟火何在？乡间野里，大街小巷，随处可寻。百姓的烟火日子，就在这些酸甜苦辣中，百般尝遍。

的。”诧异何以为形状夸耀，朋友进一步解释说，同样多的驴肉，放到长方形面饼里满满当当，感官上大有溢出之势，放到圆形面饼里可能还略显不足……此言是否可信，没试验过，每种面饼制作各有千秋，但以同样馅料蒸包子和烙长方形盒子来比对，大概所言非虚。据说，原来驴肉火烧店铺的小伙计，需要把一斤肉均匀松散、满满当地装进18个空馍里才算出师。在吃的问题上，很多时候，人的眼睛也会欺骗舌头，却又心甘情愿受骗。

相对传统小吃，火锅鸡是新来的干将，带着油晃晃的麻辣风，二三十年一路攻城略地，大有夺取天下的形势。火锅鸡在沧州有多火？在淄博烧烤出圈、为城市赢得好名声时，就有人笑谈，沧州可以打火锅鸡牌呀，找个地方一字排开几百家火锅鸡店，让全国各地人飞奔沧州吃火锅鸡。火锅鸡何以火？大概一是性价比亲民，二是火辣辣的吃法迎合了北方人豪爽不拘的性格。鸡肉在肉类中最是廉价，为普通大众“肉食者”普遍接受，几十元可聚餐，一两百元很圆满。亲朋好友围锅而坐，拍个黄瓜、拌个土豆丝，有荤有素，热气腾腾，就可开怀畅饮，下至家长里短，上至国际局势，都是下酒的佳肴。

葱的伴侣是酱，火锅鸡的伴侣是蒜和醋。醋，以酸甜口为佳；酸甜口醋，以南皮寨子老醋为盛。蒜泥里倒上醋，辣的不再钻心辣，酸的不再胸膈子酸，蘸着油辣辣的鸡腿肉，既解油腻，又减辛辣，大概有“以毒攻毒”之效。

火锅鸡好吃，每每总是忍不两个月，找个借口，又蠢蠢欲动，约三两好友：“吃火锅鸡去呀！”味蕾和胃口，实在是难以把控的贪婪家伙。

这些烟火何在？乡间野里，大街小巷，随处可寻。百姓的烟火日子，就在这些酸甜苦辣中，百般尝遍。

非虚构

无限爱

——“时代新人·河北好人”刘树成的故事

蔡楠

1

2020年9月25日，80多岁的李秀庭患了严重肺心病，深度昏迷，三个女儿手忙脚乱地把他送进沧州市人民医院。

“怎么现在才送来？”医生埋怨着，下了病危通知书。女儿们都哭了。

刘树成从工厂匆匆赶到医院时，妻子李瑞芬正拿着病危通知书抹泪儿。刘树成抓住医生的手，说：“我是老人的大女婿，你们放心大胆地抢救老人吧！”

医生的手被抓得生疼，医生的心也被抓得生疼，他们看着刘树成急切的目光，飞快地将老人推进了急救室。

经过长时间的抢救，老人终于脱离了危险。偏就在这时，李瑞芬也病倒了。

李瑞芬是在上课的时候感觉到心脏不好受的。但她坚持到了放学。她知道是这些天医院、家里、学校来回折腾闹的。所以也没注意，放学后到村医那里，拿了点儿药，第二天又去上课了。晚上回家再去看村医，村医说赶紧去医院吧。到医院一检查，血管堵了快90%了。赶紧进了手术室，心脏下了俩支架。

一家两个病人。李瑞芬住在9楼病房，老岳父住在7楼病房。7楼到9楼往上爬，9楼到7楼往下跑，有时候还要回厂里，刘树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。

李秀庭没有儿子，只有三个女儿。老大李瑞芬，还在教学一线。二妹三妹嫁到农村，都有上学的孩子需要照顾。老岳母腰不好，自理都有困难，根本照顾不了老伴儿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望着忙忙碌碌于应付的一家人，刘树成陷入了深思。一个想法慢慢地在他的心里萌了芽——

照顾卧床的病人，是个力气活，一个女儿肯定不行。瑞芬有病，指望不上；两个妹妹一起来照顾老人，短时间行，时间长了，那谁来照顾他们的孩子？如果我能担起照顾老人的担子，一个人肯定就行了，翻身、起卧都没问题，男人照顾男人也方便。自己不上班就不挣工资了？行吗？行的。自己也快六十岁了，一直交着养老保险，马上就有退休金了，生活没问题的。

刘树成想了几天，想明白了。他开始有意识地接替三姐妹主动护理起老人了。他给老人喂药、喂饭、戴呼吸机、端屎端尿、擦身子、换尿不湿……两个妹妹过意不去，要来替换他，他说你们不适合给咱爸做这些，这是儿子做的事情，咱家没兄弟，以后，我就是老人的亲儿子了，你们去照顾你姐吧！

两个妹子眼圈红了，她们只好上了楼，来到了李瑞芬的房间。

2

老人出院后，说笑话，讲故事，逗老人开心，成了刘树成的“主旋律”。他有时候讲民间故事，有时候讲现代奇闻，有时候回忆老人和他的有趣往事，有时候还和老人回忆他和瑞芬恋爱结婚的故事。

他说，爸爸，感谢你培养了瑞芬这么优秀的女儿，感谢你让瑞芬这样有文化、长得又漂亮的女儿许配给我，让我这一生有了爱情的甜蜜，有了家庭的温暖，也有了上进的心。

他说，感谢你这些年给我的教育和帮助，不管是当兵，还是复员到地方，还是到私企上班，你都教导我要积极上进，靠自己的能力吃饭，不给国家添麻烦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本本分分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，你也是我的老师啊！

他说，人要懂得感恩，别人都说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我不是半个，我是一个儿。以后，我就是你的专职特护，我要好好孝顺你，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多享受几年好生活！

说这话的时候，刘树成心里一阵激荡。在医院那个萌芽的想法长了叶子，长了枝杈，最后长出体内，今天终于长成了一棵大树。这棵树现在坚定地矗立在眼前。那年春节前，刘树成辞了职。把铺盖从他居住的河间市黎民村乡的田留念村，搬到了岳父居住的东高屯村。此后三年多，刘树成当起了“专职特护”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刘树成在军队里养成的早起习惯派上了用场。他每天5点起床，先为岳父洗脸、刷牙、拍背、按摩，再精心准备早饭。一日三餐，他每天变着花样为老人做，亲自一勺一勺地送入老人口中。饭后又照顾老人吃药。每天为老人换洗多次尿不湿。每周给老人洗澡，每晚为老人擦洗身体、洗脚，睡前为老人铺好被褥，直到老人睡下，十多他才休息。这一系列工作成了刘树成的日常“课程表”。

当然，还有比日常工作更难做的事情。比如吸痰，比如伺候老人拉屎撒尿。老人力气小，痰咳不出来的时候，就得用手抠。尿不出来的时候，就得导尿；便秘的时候，得挤开塞露，挤开塞露不能奏效的时候，就得用手帮忙。

为了更好地护理老人，刘树成经常在网络上百度，或者看手机小视频。对于制氧

机、呼吸机的科学用法，对于导尿的基本步骤，对于便秘的处理方法，他都是在护理实践中逐渐掌握的。

周末，李瑞芬和两个妹妹集合起来，来替换刘树成，正赶上他给老人挤开塞露。老人的裸背呈现在女儿们面前，那里一片光滑，一点褥疮的痕迹也没有，三姐妹就问父亲，树成照顾得怎么样。那时候老人还能够说话，他说：“你们都看见了吧，刘树成天天为我端屎端尿，不嫌臊气不嫌臭，一句怨言也没有，比儿子强！”

“别说了，爸，我就是你儿子呀！”刘树成憨憨地笑了。

说话的这时候，老人的大便通畅了，刘树成让三姐妹转过身去，他把扁平的便盆放在老人的手下，轻声对老人说：“用力。”

老人用力排便之后，树成为老人擦干净，盖好被子，端着便盆去了院里的厕所。

三姐妹转过身来，看到父亲面色红润，微张着嘴巴，幸福地睡着了。

三姐妹又转过身去，看刘树成厚厚的背影，被阳光投下的影子，一点点地拉长，拉长，成为无限长。

3

其实，日子也是无限长的。在这无限长的日子里，人的短短一生有时候会呈现出更多的无奈。

2022年4月的一天，李秀庭老人股骨颈骨折了。

那天，老人想方便。刘树成记起了便盆还在外面晒着，就去院子里拿。临出门的时候，叮嘱老人别动。可李秀庭还是想自己方便，起身就往外走。他想给树成减少点负担。他扶着墙走到外间屋，他还想离了墙，走到院子里去，可是，想法是自己的，身子已经不受自己控制了，人一下子就摔倒了。

刘树成将便盆一扔，赶紧拉着老人去了医院。一检查，左腿股骨颈出现了问题。

老人身上有血栓，如果浑身麻醉，容易造成血管堵塞。所以不能做手术，只能保守治疗。没办法，只能拿了膏药回家。

刘树成每天5天给老人换一次膏药，又给老人加强营养。高钙奶、小米粥、鸡汤、骨头汤……一样一样地做，不重样；一勺一勺地喂，眼前还要吹吹、尝尝，不热了才放进老人的嘴里。

3个月后，奇迹出现了，股骨颈愈合了。刘树成笑着逗老人：“以后要听话，要不然，股骨头就得换，换成钛镁合金的，出门就让人抢了去，做成门窗了，哈——”

老人就伸出手来，想打树成一下，但手在半空中停住了，停住后，老人又流了泪。树成抓住老人的手，赶紧安慰：“跟你说着玩的，怎么当真了？都怪我粗心，我以后一定细心点。”

不久后的一个早上，细心的刘树成又发现了新问题。老人嘴巴有些歪，一个眼斜闭着，一个眼睁着。问老人话，也说不清，呜呜囔囔的。赶紧去医院检查，说是面瘫。

刘树成找来了专治面瘫的专家杨宗杰。杨医生说，要扎针。

扎吧，刘树成和姐妹们都同意了。

杨医生扎针和别人不同。别人扎针是反向扎，左边歪斜扎右边，右边歪斜扎左边。杨医生不然，他是正向扎，哪里歪斜扎哪里，并且是大号针头，一次20分钟，仅一次就成功。扎完以后，再吃半月的药。齐活，正好。

刘树成开始是担着心的，他觉得那针头像扎在自己脸上一样。他小心地扶着老人的头，扎完针，他的手和心里都像出了汗、出了血。

半月后，刘树成提着的心放下了，老人的嘴和眼回归到了原来的位置。

4

刘树成是多么想让老人的身体重新回归到原来的位置啊，原来那个退休以后在农家小院种菜的李秀庭，原来那个在讲台上挥洒青春和汗水的李秀庭，原来那个挺拔英俊的青年李秀庭……

然而，时光不能倒流，生活还得向前。

最近，刘树成发现老人爱睡觉，发蔫，他就让医生配了液，增加血液循环和强体质的，自己给老人输。针管是预留的，只需将配好的药液拿来，扎上就可以了。输完了，拔液，去管，封针，一连串动作轻松、娴熟、连贯。

做完这些，刘树成拿起刮胡子，开始给老人刮胡子。刮完胡子，拿起痒痒挠，给老人挠挠背，又挠挠老人已经快没了头发的头皮，老人在病床上望着刘树成，张着的嘴巴露出了两排白白的假牙，他的两手举了起来，两个大拇指竖了起来。

刘树成憨厚地笑笑，就拿过一个木制的举重玩具，类似于哑铃的那种玩具，放到了老人的手上说：“练练，练练举重吧！”

老人就双手高抬，将玩具举了起来，一点一点地，一下一落地。

老人是用了很大气力的，他想举到无限高、无限远、无限久。因为他知道，他的身旁有着女婿兼儿子的无限爱。



黄河入海口湿地 白英 摄

温故

宁作华巧不当汉奸

钱国宏

中国封建科举制始于隋朝，终于清朝，历时1300多年，最后一届是清朝光绪三十年（公元1904年）“甲辰科”，肃宁人刘春霖成为“收尾”的状态，被称为“末代状元”。1935年3月，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带着溥仪的诏书，前往北平去请赋闲在家、颇有社会威望的刘春霖出山，担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部长。

刘春霖（1872-1944），字润琴，号石云，直隶省肃宁县人，文采出众，但性格耿直。郑孝胥的使者带着重礼，找到了已经63岁的“末代状元”，递交了诏书，说明了来意。刘春霖看了一眼诏书，便以“年事已高”为由，拒绝出山，两名使者只好垂头丧气地回了长春，禀报主子。郑孝胥听罢大为光火，决定亲自出马走一趟。他听说刘春霖酷爱喝茶，便特意在北京前门外“张一元茶庄”买了几斤上好

茶叶，来见刘春霖。郑孝胥知道刘春霖对书法颇有研究，便来了个“曲线救国”，先同刘谈论书法，拉近感情，然后感觉火候差不多了，才话锋一转，切入正题：“贤弟，您是老佛爷慈禧皇太后钦点的状元，而今满洲国仍是大清的天下，康德皇帝（溥仪）对您厚爱有加，特派我请您到满洲国任要职，您可不能辜负圣上的厚望！”刘春霖听罢一脸怒气：“如今君非昔日之君，臣亦非昔日之臣，岂能随汝而毁我之誉！”说完，不待郑孝胥说话，便把带来的茶礼摔到郑的手中。郑孝胥面红耳赤，讪讪地离开了。

二度登门碰壁，让溥仪和郑孝胥极为恼火，但又对这个“倔老头”无可奈何。刘春霖的书法堪称一绝，尤以楷书享誉京城，有“楷法冠当世，后学宗之”之誉，其书碑、书扇、书联、书匾、书条幅等墨宝颇受文人雅士所青睐。“七七事变”以后，京都的大街小巷出现了很多日本人开的商铺，有个叫二加藤的日本商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了家自行车行，开业之际，苦于无人题匾，他听说“末代状元”名头亮，且书法精湛，便

带着礼物来请刘春霖为车行题字。刘春霖一看是日本人来求字，当即严词拒绝！加藤不死心，第二天带着四根金条来到刘府；只题四个字，一字酬金是一根金条！润笔委实可观，可刘春霖眼都未扫一下：“别说是一个字一根金条，就是一个字一座金山我也不会题写，你还是另请高明吧！”加藤只得灰溜溜离开了刘府。

几天之后，又有一位日本商人造访刘府，请刘春霖为其题字，而且这次的润笔更为丰厚。结果又遭到了刘春霖的严词拒绝。

刘春霖在《六十自述》一诗中写到：“第一人中最后人”，“平生志不在温饱，不崇高位崇高行”。诗言志，这几句诗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铮铮铁骨的真实写照。1940年夏，刘春霖留日同窗王揖唐出任日本人操纵的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。上任伊始，他便想以同窗之谊请刘春霖出山，担任北平市长。一来助他一臂之力，二来让他他在日本主子面前有面子。他刚到刘府，刘春霖就猜出了来意。刘春霖将一杯茶水泼在地上，痛斥王揖唐：“我是决不会

依附外国侵略者的。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，请免开尊口！”王揖唐碰了个硬钉子，只得告辞。

这个钉子把王揖唐碰得恼羞成怒，他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。第二天，他就命人抄了刘春霖的家，强行拉走了全部家当包括刘春霖收藏多年的珍贵藏品。最让人气愤的是，这位伪满洲国大员竟然不顾昔日同窗之谊，将古稀之年的刘春霖赶出了家门、流落街头。重压之下，刘春霖依然没有屈服，他依然没有服软，他愤愤地对王揖唐说：“宁作华巧，不当汉奸！”

经此变故，刘春霖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，1942年1月18日，刘春霖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于北京，享年70岁。社会民众仰慕这位晚节铮铮、大义凛然末代状元的用品，钦佩他怒斥汉奸、不做亡国奴的爱国主义举，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，并制作了两块金匾，高悬于灵堂之上，以示褒扬：“义士状元”“中华脊梁”！刘春霖的遗体葬于保定西郊的鲁岗村，其墓志铭上刻着：“退隐林下，忧国忧民。痛斥贼寇，豪气千钧”！

民心如秤，天理昭然！